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嵇中散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曾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脩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楊馥孫

嵇中散集　　別集類一　魏

提要

臣等謹案嵇中散集十卷舊本題晉嵇康撰康為魏司馬昭所害時當塗之祚未終則康當為魏人不當為晉人晉書立傳實房喬等之舛誤本集因而題之非也隋書經籍志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並同鄭樵通志畧所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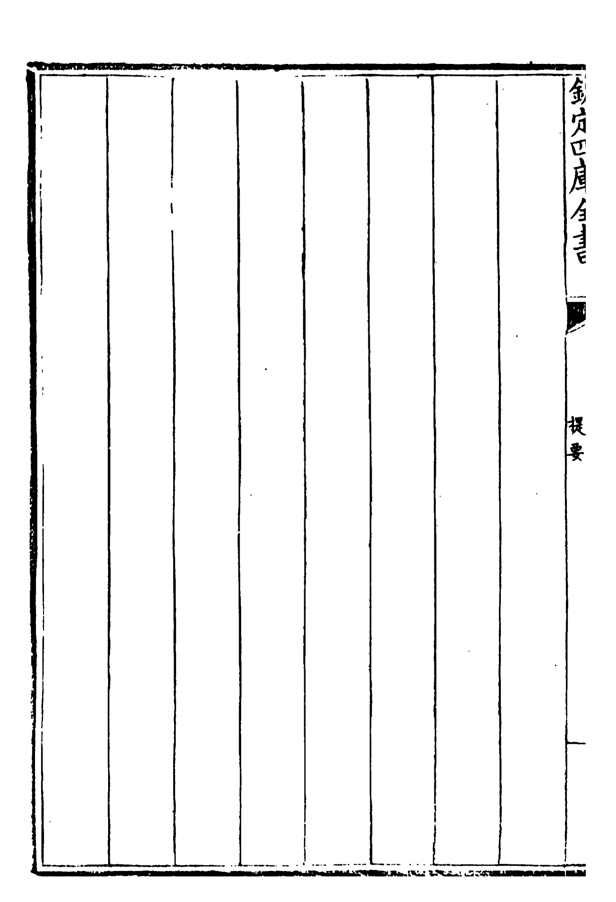
數尚合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已作十卷且稱康所作文論六七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宋時已無全本矣疑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未必真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嵇康傳曰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論余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

原絶交書一首不知又有與呂長悌絶交一
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
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十餘言辨論甚悉集又
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名難張遼
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
文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
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楙
所言則樵之妄載確矣此本凡詩四十七篇

賦一篇書二篇褉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嵇荀録一篇有録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葢明嘉靖乙酉吴縣黄省曾所重輯也楊慎丹鉛録甞辨阮籍卒于康後而世傳籍碑為康作此小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為精審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嵇中散集卷一

魏　嵇康　撰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絶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翩孤

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
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已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
玉寶六奇逍遥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
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
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

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

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

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

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

躋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我友焉之隔兹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
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
景追飛淩厲中原顧眄生姿
擕我好仇載我輕車南淩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
引淵魚盤于遊畋其樂只且
淩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

與清歌雖有姝顔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托輕波乘流

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

我素琴交交黄鳥顧儔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心之

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緑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

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

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尊莫與交歡琴瑟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無成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濱

逍遥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
時至忽蟬蜕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無常理當流則蟻行時遊則鵠起
達者鑒通塞盛衰為表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足齒
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原
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
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卬丘青林華茂
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
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
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嘰瓊枝結心浩素終始不虧

憂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
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
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

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
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
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
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内負夙心外恧良朋仰慕嚴
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
此幽阻寔恥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
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

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
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
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迺終
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
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
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

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偏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飡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冲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為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遣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

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為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啟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

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别誰能覩其蹤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兹順寧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

為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

靜自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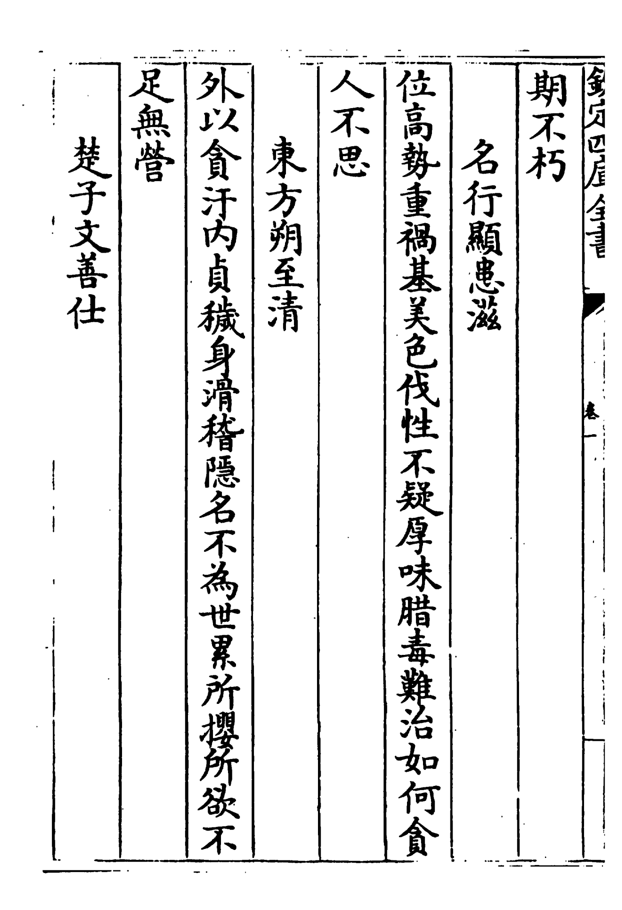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

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粗醜獨以道德為友故能延



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内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為世累所攖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禄為巳静恭古
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荊相將避禄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高
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朱顔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寛得志一
世無患

重作四言詩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

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憊

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顔回短折不及

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令自不辜歌以言

之酒色令人枯

絶智棄學遊心於玄黙絶智棄學遊心於玄黙遇過而

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髪行歌和者四塞

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黙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思親詩一首

柰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柰何兮悲思多

情欝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
思報徳兮邈已絶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永潛藏
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
望南山兮發哀歎感几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
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
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
獨抆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
慈母沒兮誰予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

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郭遐周贈三首附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遥以倡佯
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生未面分好章
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箏執鳴琴攜手遊空房
棲遲衡門下何顧於姬姜予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
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
離别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别行道猶遅遅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
伊此徃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倐忽將永違
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俳佪于丹池
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别在斯須惄焉如調饑
離别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懐土豈得更安居
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隠傅説寒谷納白駒
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
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歳時易過歴日月忽其除

勗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軀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釁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顏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昔蒙父兄祚少

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
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
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永
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
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怒焉如調
饑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
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妹巖穴隱傅說寒谷納白駒

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
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
勗哉乎嵆生敬德在慎軀

郭遐叔贈四首

每念遘會惟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
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
思念君子温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

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
事利任難惟予與子莪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闕
坎壈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羲皇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
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豈若
翔區外飡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遥游太和結友集靈
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

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輿至人存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兹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一首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既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憂歎事故無不有别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

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顔氏希有虞隰子慕黄軒消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一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矜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阮德如答二首 附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忠誠

良玉須切磋璠璵就其形隋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
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
不謂中離别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决良誨一何精
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
洙泗久已徃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簀斃仲由結其纓
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
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
幸子無損思逍遥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憇斯土與子遘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為異鄉四壯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象遊目屢太行撫軨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為道基老氏惡强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刳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忼舒檢話良訊終然未厭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候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酒會詩七首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跱林
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坐中
發美讃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
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
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栢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
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緑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

棲靈洲揺蕩清波與之沉浮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頃眛修身惠

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

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浩然

肅肅答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履

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藥濃繁馥馥蕙芳順風而

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雜詩一首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玄超子野歎過緜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嵇中散集卷一

嵇中散集卷二

魏　嵇康　撰

琴賦一首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

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懐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

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
則盤紆隱深磪嵬嵓岑亙嶺巉巖峠崿嶇崯丹崖嶮巇
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
巍巍而特秀蔚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
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
濤𤅢汨澎湃蜚𧔥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
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
奧宇之所寶殖珍恠琅玕瑶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

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陰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

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
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
神鎪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
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
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
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
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

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
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
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
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
峩怫憒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
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
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閒房
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

調心閒手敏觸𢫬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渌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寛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揺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顔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𩌦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欝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

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嫭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叅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横駱驛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閒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調昶案衍陸離穆温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

若浮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絲縹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

猗或摟𢯪擽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瞭慧疾而不

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

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

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

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

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

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

宴窨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
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
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
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
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别鶴
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
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静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
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

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
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
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懔慘
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
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
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
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
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

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吴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善唯至人兮

與山巨源絶交書一首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

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令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

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

類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

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一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

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賔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内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

此事便癈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

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濶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

知吾潦倒麤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

為別嵇康白

與吕長悌絶交書一首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户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

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嵇中散集卷二

嵇中散集卷三

魏 嵇康 撰

卜疑集一首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濶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為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

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隠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怨動者多累静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隠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没誰為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

委隨彖㫖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茍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内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

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為壯感槩以為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為子

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
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羞束縛而終
成覇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
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
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
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
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
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

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違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禄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覲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嵇荀録一首缺

養生論一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

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

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臣（一作）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一無之字）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歸下一有於字）燋爛必有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

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畒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

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黄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一作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絶風寒所災百毒

所傷中道皆天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

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内懷猶豫心戰於内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静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

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

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嵇中散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嵇中散集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楊馥孫

嵇中散集卷四

魏　嵇康　撰

黄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　附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於絶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

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逺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轉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黙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絶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崇髙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巳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

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飡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黄耇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虚言也博碩肥腯上帝是饗黍

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况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甞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為荼蓼西施為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

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耇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為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

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已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兾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隣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一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秖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畧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

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羙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寳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

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遌而神氣調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

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

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聵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

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飢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為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

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

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為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致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怯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為世表行顯功

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竒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獳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騖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榆柳也然

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温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瞶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

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閼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闕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

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

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賊
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
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
則未聞高陽有黄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
食有百年之賔也且冉生嬰疾顔子短折穰歲多病飢
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
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
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

養親獻尊則闕菊苽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蠧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蘂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黄精皆衆靈含華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

變土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赬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偓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卭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虆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

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
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倮而體温夏裘而身涼桓
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
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
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
能馳騖於世教之内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
不出位使奇事絶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
微未之聞也久愠閒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

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

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恱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茍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為臭腐曩之所賤不為竒美耶假令厮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飡者於將獲所欲則恱情注心飽满之後釋然䟽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䟽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

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内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内樂外雖無鐘鼓樂已

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絶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

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齔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糇

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内觀凝神復樸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内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誡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中散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嵇中散集卷五

魏　嵇康　撰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

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
請聞其説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滞莫肯拯救故念歴世
濫於名實今䋣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
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
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
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
宫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
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

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絶而泣

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

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决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

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

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有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别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

知察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世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

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蹟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

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

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内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顔色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

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為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

一詠之歌同啟數彈之徵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
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
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
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
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
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蹴
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
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

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

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為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為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至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歷之

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知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

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

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

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

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茍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覩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

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羡而慷慨理

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妖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咨躁静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鼙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静也琴瑟之體閑

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役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輙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

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
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
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
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
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
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
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發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
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然而泣非進哀於

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戚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

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不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

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直至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

今且隱志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慼不慼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用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荅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

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
後濟則扑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
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聲應之具也此爲
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
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
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
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
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

自求多福嘿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内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此太平之業莫顯於此

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絶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

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賔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

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

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欽定四庫全書

嵇中散集卷五